

精神家园

春雨润故乡

申云贵

清晨,我是被雨唤醒的。先是听到“啪啪”清亮的声音,像是顽皮的小孩不停地向窗外的空调外机上扔小石子。紧接着传来细密的“沙沙”声,像蚕啃桑叶。拉开窗帘,雨声像炒豆子般响亮起来。眼前,密密麻麻的雨丝,织起一片灰蒙蒙的水网。远处,山影洒在薄雾里像未干的墨痕。

妻子也醒来了,埋怨道:“又下雨,冷,出门都不方便!”我瞪了她一眼,不由想起故乡的春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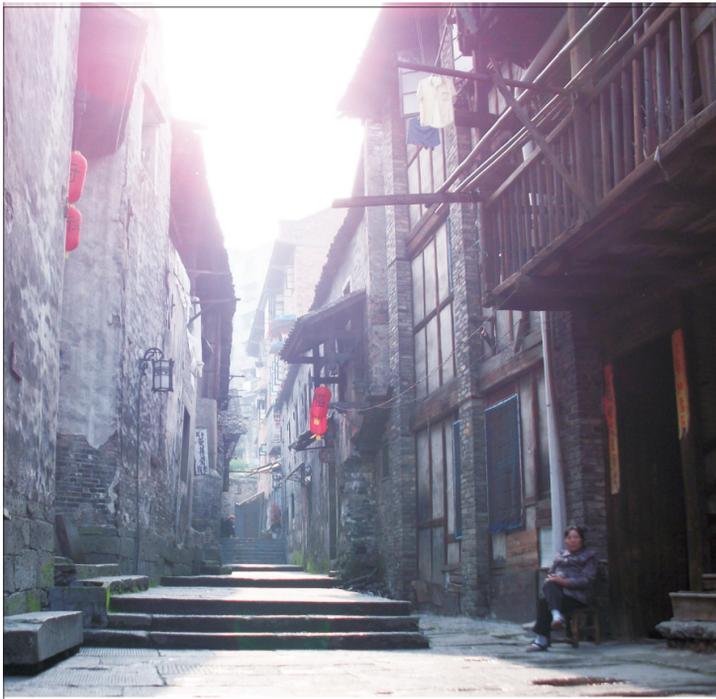
故乡的春雨是认得庄稼的。那时,我住在荫家堂老屋。雨说来就来,有时一天来好几次,有时来了又好几天不走,像任性的孩子。下雨天,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游戏,玩累了就趴在窗台上看雨。四四方方的天井,四边垂落四道白色的水帘,中间飘下千万根银线。别样的景象,常常让我忘了时间。雨小的时候,我就数檐边掉下的水珠,一滴、两滴……数了一会,水珠变成了水线,雨又大了。正在做针线活的母亲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,又看了一眼窗外的雨,自言自语道:“油菜该抽薹了。”

果然,雨后往田野去,满眼都是亮闪闪的新绿。油菜叶子上滚着水珠子,黄绿的花苞鼓胀得快撑破萼片。麦苗儿挺着纤细的腰杆,在风里簌簌地抖擞精神。大块大块紫云英,开得热热烈烈,像大块大块紫红色的云。田埂上,枯黄的腐草根儿又钻出点点嫩芽。三三两两戴着斗笠的农人,有的在紫云英田里挖排水沟,有的在疏通水渠。父亲挥舞锄头忙着平整秧田,他说谷种已在温室里催出了芽,天晴就可下泥,接下来就要犁田,季节不等人,偷不得懒。

有一天,我在河边的油菜地里扯猪草,忽然下起雨来,忙提着半篮子猪草往家里跑。雨时大时小,好像故意捉弄我。一声炸雷响过,雨斜着飞起来。我拼命跑,雨水顺着头发流到脸上,钻进脖子,冰凉冰凉。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骂这讨厌的雨。半路上,遇到母亲——她来接我了。母亲把斗笠扣到我头上,又接过我手里的竹篮。田埂泥泞,我脚下一滑,往后就倒。走在后面的母亲奋力扶稳我,自己却没站稳,摔倒在烂泥里。回到家,母亲顾不上换衣服,从陶瓷坛子里摸出一个糍粑,放煤炉上烤。等到糍粑烤得两面焦黄,往上面撒一些白糖,然后把它对折。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糍粑,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,咬一口,又香又甜又糯,体内的寒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后来在书中读到“好雨知时节”,脑子里总是出现雨水钻进脖子和母亲摔倒的情景,不免对这句诗产生了怀疑。可父亲常常说,春雨是庄稼人的盼头,下透了,种子就容易发芽,菜薹就能蹿得老高,一年就有好收成。那个雨天,又听到他在念叨:“这雨下得好,麦苗喝饱了,夜里都能听见长高的声音。”我觉得这是哄孩子的趣话。可那天晚上,我真的在枕上听见窗外“窸窸窣窣”的响动,像竹梢扫过窗台,又像种子破壳。我终于相信了书中的诗,相信了父亲的话。故乡的春雨是认得庄稼的,莫非还认得人?

此刻,我站在城市的高楼上,看着雨,这春天的雨还和多年前一样任性。这场雨后,故乡的油菜花该开成海了,麦田也会涌起绿色的波浪。



老巷 易江波 摄

樟树坳茶座

不负“山柴花”

肖克寒

春鸟飞传云外信:“来吧,山柴花开了!”我的故乡在湘中“梅山南界”最南,家乡人将映山红和紫杜鹃合称为“山柴花”。

听到这个信息,眼前立即浮现出一片美丽而亲切的影子。我也欣然相告:我的“山柴花”系列长篇小说第三部,已经改出来了。还想通过春鸟告诉更多的朋友:“山柴花”决不辜负山柴花……

这是我心中多年来的一个执念。故乡的老屋后面,耸立着一座高而秀雅的大山,名为“界背山”。这座山属于雪峰山余脉。每到春天,后山上开得最多的就是山柴花。红色的、紫色的山柴花,像彩霞,更像是火焰,充满了我的童年记忆。之后,我也一直行进在山柴花朴实坚韧、纷繁绚丽的光影里。

十八岁那年,决定命运的高考之后,我走出了故乡。那年故乡的山柴花开得特别热烈,像在为我的青春举行典礼。参加工作的头一站,在一个叫迎光的地方,单位是乡中学。中学建在高高的土冈上,比较偏僻,下雨时有雷电之忧。每到周末,校园里只剩下我和一个数学老师“相依为命”。好在还有一位老工友,工友喂养了一条老狗,才多了一些温馨。那时候,那位数学老师准备考研,我也一边参加自考一边开始文学创作,各有其志,所以也不怎么寂寞。学校后面有一座巍峨的大山,当地人称它“山角寨”,一到春天,开满了山柴花,让人惊喜不已。于是,我不时独自攀到大山上去放飞。

除了“山角寨”,迎光那方土地上的“十重大界”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大山所展现出来的历史烟尘和独具一格的梅山乡俗,为我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。“十重大界”上那漫山遍野的山柴花,是我的富丽的精神家园……事实上,这就是山柴花不断赋予我的启迪:只有根植于散发着汗香的土地和原汁原味的文化,才能浇灌出文学的艳丽花朵。

接下来的几年,我都是在龙溪铺镇度过的,在这里教过初中、高中各4年。除了教学,除了结婚生子,对文学的耕耘也未曾停歇。

龙溪铺镇与迎光乡相邻,属于典型的山区。这里不仅有直插云霄的天龙山、大明山,更有逶迤秀丽的马鞍山和浑厚雄壮的狮子山。这一方土地同样浸润着浓厚的“梅山文化”,仿佛摘下任何一片树叶,都可以吹奏出一支融注着梅山文化和历史的曲调。

渐渐领悟到,从故乡的后龙山到山角寨,从山角寨到“十重大界”和天龙山、大明山,再到马鞍山和狮子山,它们不只是地理上的雪峰山余脉,更是雪峰山博大情怀和灵魂世界的延伸。生活在这些青山绿水间的人们,他们的苦辣酸甜、悲欢离合,他们的生命和信念,既依托大山,又使大山富有无限魅力。我沉浸于中,不能自拔。

当我尝试用蘸着时代风云的文字去表现这一切内涵的时候,每一个文字似乎变成了迎风灿烂的山柴花。我经常提示自己:山柴花,是决不能辜负的。

我的文学创作是从散文诗和散文开始的,后来进入了小说创作。慢慢就有了散文集《晴色山路》和散文选集《山泉在上》,有了一些微型和中短篇小说,有了“山柴花”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《山霞》,有了这个系列的第二部、第三部的艰难成型……

有读者问:“你的作品什么时候能走出大山的影子?”我说:“作为大山的儿子,我的作品是对大山的一种回报。这种回报才刚开始。我愿意走进大山更深处,像山柴花一样为大山开放!”

记得开始创作“山柴花”系列长篇小说的时候,始终纠结着要不要掺进一些“噱头”。因为听到劝告:“作为草根作者,没有‘码头’,毫无炒作优势。如果缺少这些东西,很难有市场。”我思索良久后,坚定地回答:“这不是山柴花的性格。”在我看来,如果刻意迎合市场,其实是对读者的亵渎。因为更多的读者,“都有一颗红亮的心”……

《山霞》出版后证明了这一点。我结识了很多真正的“读者”,获得了前行的动力。我相信,更直逼人性、更追问“真实”的系列之二、之三,必然遇到更多的“命中知音”。

“山柴花”系列的最后一部改完时,恰逢又一个春天降临。关上电脑,眼前开始闪烁着无数的花朵。这些花朵,都是默默的、倔强的、风华灿烂的山柴花……

(肖克寒,曾任新邵县作协主席)

古韵轩

鹧鸪天·云山秦人古道春行

(外四首)

李红莉

秦道蜿蜒接碧天,春光乍泄惹流连。风来喜看竹摇影,雾散欣闻鸟语喧。

山杳杳,水潺潺。花香古木伴流泉。卢侯试问今何在?云海无言隐翠峦。

鹧鸪天·武冈撤县设市三十年

卅载光阴一晃间,沧桑巨变喜空前。交通便利物流畅,街巷繁华车马喧。

除弊事,绘新篇。乡村振兴焕新颜。繁荣文化千秋颂,古邑腾飞好梦圆。

鹧鸪天·云山大桥

资水悠悠西复东,一桥飞渡气如虹。青山翠影连天际,紫燕穿楼

剪碧空。酬夙愿,展新容。车来人往匆匆。依栏俯瞰烟波渺,岸柳婆娑春正浓。

鹧鸪天·东塔夕照

拔地凌云资水东,余晖落日映江红。微风荡漾细波起,暗浴双鸥惊钓翁。

思往事,忆芳踪。亭亭二塔影相从。一朝妹去香魂断,兄立残阳诉碧穹。

【仙吕·一半儿】乡村春色

清溪似带绕村前,淡雾如纱笼翠巅。鹭鸶双双飞野田。看篱园,一半儿洁白一半儿嫣。

(李红莉,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)

乡土视野

三月的大地

李云娥

三月,春天虚掩的门已经打开。春雷滚过远山,似锋利的笔尖,在泥土上划开裂缝。树枝上晕染上几丝嫩绿,无数双星星点点的眼睛睁开了,树木开始有了心跳。

三月的雨最是缠绵。起初是沙沙沙,如蚕食桑叶,渐渐便织成帘幕,滴答、滴答。青瓦,盛不住雨脚。雨滴连成珠,连成串,坠下来,在石阶上凿出深深浅浅的小坑。街巷间飘浮着湿漉漉的气息,整座城像是浸在青瓷缸里洗过一般,很是清新。雨后,草木渐渐清醒,如酣睡后初醒的少女,最是动人。柳条如柔软的发丝,黄绿参半地垂着,如国画圣手蘸了石青、藤黄,笔锋悬在半空。桃花是个急性子,开得不顾不顾。玉兰跟着学样,裹着绒绒芭衣的花骨朵也悄然裂开细缝,露出素绢似的花瓣。墙根处,去年枯死的草茎间,新芽正顶开板结的泥土,那力道分明是稚子掰开长辈紧攥的拳头。天空偶有乳燕剪开雨幕,在空中急速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。它斜斜掠过池塘,挑逗得水面顿时漾开千百个酒窝。

三月,山含情花含笑。山上,散发出勃勃的青春气息,发芽的发芽,长叶的长叶,开花的开花,奏响欣欣向荣的高亢旋律。那些光秃秃的枝条,被多情的春风一摇,被热情的春雨一吻,换上春天的盛装,立刻丰满起来,显得明艳动人。山中的竹林唰唰作响,春笋在腐叶下顶起一个个小丘,像大地悄悄隆起的孕肚。而挖笋的老

人呢,在雨中高举着锄头,有一锄没一锄慢慢地挖着。“箭茁脆甘欺雪菌,蕨芽珍嫩压春蔬。”蕨菜吟着陆游的诗,拱开潮湿的泥土,伸出卷曲的新叶,欣欣然向人握拳致意。梨花初绽,花瓣半开半合,像是在掩口而笑。乳白色的花儿,让人想起蒙着面纱的月光。鸟雀叽叽喳喳,在争论怎样瓜分春天的万紫千红。它们如会飞的花,一下子落在这棵树,一下子又跃上另一棵树。蜜蜂手忙脚乱地采蜜,它们想酿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春雨如烟似雾,挥毫泼墨。人们置身于一幅写意山水画中,如读一阙饱含青色意境的宋词,韵味悠长。我牵着风的手,在大自然中欢快地奔跑。和我一样疯跑的还有满山的野菌子,它们像一群野小子,灌木边,树根旁,松针下,茅草里,到处都是它美妙的踪影。

天一放晴,提上竹篮,邀上三五同伴,浩浩荡荡地向山上进发。空山新雨后,草木犹如涂了一层猪油一般,绿得亮眼。泥土湿润柔软,各种野菌子东一个,西一个冒出来,像一枚枚五颜六色的图钉,摁在大山上。山花开得分外绚烂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馨香,肺像是被洗过一般。刚返绿的苔藓也吸足了雨水,常常调皮地逗引你来个翘趣。

春天,在三月里醒来,在花香里、在鸟鸣里、在人们明媚的心坎里绽放。

(李云娥,湖南散文学会会员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歌谣的力量

黄田

外孙从小就聪明肯学,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,学起东西来那股认真劲儿,让人看了满心欢喜。为了让他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更多知识、记得更牢,我这个当外公的,便琢磨起用歌谣来教他。

就说这“的、地、得”的用法吧,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,着实有些容易混淆。于是,我就找来了一套口诀儿歌。《的、地、得》是这样的:“的地得,不一样,用法分别记心上。左边白,右边勺,名词跟在后面跑。美丽的花儿绽笑脸,青青的草儿弯下腰……”我一句一句地教外孙唱,他那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我,小嘴跟着一张一合。唱了几遍后,他便能跟着哼出旋律,稚嫩的声音唱着歌谣,别提多可爱了。为了加深他的理解,我带着他到公园。看到盛开的花朵,我就问:“外孙,这里该用哪个de呀?”他歪着头,想了想,然后大声回答:“是白勺‘的’,美丽的花朵!”看着他那自信的模样,我心里满是欣慰。

《地字歌》也不落下:“左边土,右边也,地字站在动词前。认真地做操不马虎,专心地上课不大意……”有一次,外孙在客厅里玩耍。我故意说:“宝宝,你现在开开心心地做什么呀?”他马上反应过来:“我开开心心地玩耍呢。是

土地的‘地’!”看着他学以致用,我知道这歌谣起作用了。

《得字歌》同样朗朗上口:“左边两人双人得,形容词前要用得。兔子兔子跑得快,乌龟乌龟爬得慢……”有一回,我们一起看动画片,里面的小动物在比赛跑步。外孙兴奋地指着电视说:“外公,你看,兔子跑得快,用双人‘得’!”那一刻,我深切感受到,这些歌谣就像一把把小钥匙,给他打开了知识宝库的一扇扇小门。

除了“的、地、得”,我还想着让外孙早点接触唐诗宋词,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可直接让他读那些诗词,怕他觉得枯燥,于是我又找来一些歌谣。比如,教他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我一边打着节拍,一边教外孙唱。他学得可带劲了,不一会儿就学会了。唱着唱着,他还要会问:“外公,李白为什么要想家乡呀?”我便给他讲起李白离家在外的故事。他听得津津有味,眼神里满是对诗词背后故事的好奇。

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歌谣,外孙不仅学到了知识,还对学习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,每天都缠着我教他新的歌谣。看着他不断成长,不断进步,我心里满是成就感。

(黄田,绥宁人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